紅樓真夢/5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真夢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九回　賜甲第延慶逮曾孫　卜山居乞身辭亞相

下一回▶

話說賈蘭賈蕙在閨中夜談，賈蕙剛要回本房去，忽聽得前院一片喧嚷，忙打發小廝去看。等了一會，小廝進來回話，方知是第三房李竹延瘋了，跑在院子裡耍刀狂喊，又要破自己的肚子。幾個聽差的捉他不住，沒法子，只可回了提調。叫了許多人，把他捆住，暫送在供給所看管，到那裡還是胡言胡語。

賈蘭道：「這些事雖是荒唐，也不可不信，到底第三房又出了事了。」賈蕙聽得呆了，站在那裡，就像木雕泥塑的一般。小廝們回道：「燈籠點上了，二爺回去罷。」賈蕙只是笑，不肯走。賈蘭笑道：「你到了越裳，千軍萬馬都不怕，怎麼倒怕起鬼來？」賈蕙也笑而不答。賈蘭看他究竟是二十來歲的哥兒，自小又嬌生慣養的，又是可笑又是可憐，便留他在主考屋裡住下，臨時叫人勻對鋪蓋，安設牀榻。在閨中兄弟聯牀，說起來也是一段佳話。

次日早起，賈蕙方回至本房，仍舊看那些卷子。從此夜間不大出去，有時自己一個人睡下有些害怕，只把被蒙著頭。偶然伸出頭來，隔著紗帳看見寶玉在自己常坐的椅子上端坐看書，知道父親來給鎮邪的，心中一定，也便睡著。如此非只一次。

可是要想起來見見寶玉，卻四肢都不由自己，如同魘住了似的。

賈蘭也知他膽怯，若是找他去夜談，談至夜深，便在那裡留榻。

到頭場看完，二三場的卷子又陸續送入內簾。別的房官對二三場看得很輕，頭場不薦，任他經策做得天好，也不再寓目。賈蕙倒是三場合看，有些卷子因為二三場出色，提另補薦的。那天晚上薦給賈蘭的那一本，後來二三場卷到，賈蕙仔細看了，果然博麗淹雅。也極力攛掇賈蘭，中在六十二名。拆出彌封，乃是傅試的兒子傅玨，就是那傅秋芳的姪兒。

到九月初十那天寫了榜，次日主考、房官都要出闈。賈蕙聽人說，神道監場都是在明遠樓上坐著。於是，趁寫榜頭一天，一大早預備了祭席，同賈蘭去拜祭一番，哭泣而返。出闈後照例入朝覆命，吳尚書和賈蘭又另具折謝恩。原來皇上特下了一道旨意，凡是迴避諸生，另行定期鄉試，由欽派大臣閱卷。與考的有六十餘名，只中了五名，賈權中在第二，那末名便是吳尚書的長孫吳崙，這是主上的特恩，也是先朝的舊例。

賈蕙回到家裡見著寶釵，將闈中遇著寶玉的話詳細說了。

寶釵笑道：「虧你這麼大了，兒子都有了，還是小孩子似的，傳出去不是個笑話麼？」又聽到寶玉替他鎮邪，心中也著實感念，說道：「你老子做了神仙，還這麼衛護你，這麼看起來，做兒子的不孝順父母，是多大的罪過！」

此時聖駕因天氣漸寒，只在宮中辦事。賈蘭夫婦都從海淀搬回家來，正好梅氏月分漸大，便於調護。連日一班新貴，都紛紛到榮府投贄，求見賈蘭。那些出在賈蕙本房的，卻要先見賈蕙，其中多是績學之士，還有好幾個五六十歲蹭蹬場屋的老諸生。賈蕙雖然年輕，只可抗顏受禮。

這幾天忙過了，賈蕙家居無事，便重理起字課，有時替權哥兒改改文章，倒也逍遙自在。卻因南、上兩書房需人，掌院保了幾個編檢都不稱上意，降旨令該掌院另行保薦。掌院想起賈蕙是大考第一，皇上特別賞識的，保上去一定合適，於是另保了幾個翰林，賈蕙也在其內。隨即定期考試，那天正值嚴寒，筆乾墨凍，勉強敷衍完卷。出了場，甚為失意。及至揭曉，只取了三名，賈蕙居末。那兩個俱派在上書房，只賈蕙派在南書房行走。原來上意兼彩平日才望，並不專重文藝。從此也須長年入直，每逢年節慶典，賜宴聽戲，以及賞賚物品均照各軍機大臣及各部尚書之例。可是那些太監、蘇拉許多行當，

逢年遇節，也須從豐給賞，倒添了無數花銷。好在賈府此時家用有餘，盡可供應，這也不在話下。

卻說蘭香生下楨哥兒，已有三個多月。那哥兒生得粉裝玉琢，有幾分頗似寶玉。有一天早起，蘭香帶著奶子、抱了哥兒來見寶釵請安，寶釵道：「這兩天怪冷的，怎麼倒把哥兒抱出來了？」蘭香道：「今兒沒風，也叫他認認奶奶的屋子。」寶釵看那楨哥兒：圍著繡花大紅棉抱裙，穿著杏紅綢子小棉襖，小臉上擦著脂粉，點上一朵紅梅花，越顯得眉目如畫、十分可愛。逗著他玩了一回，因想起那回拾得北靜王倣製的玉，叫鶯兒尋出來給哥兒帶上。蘭香詫異道：「這不是爺爺常帶的玉麼？幾時帶回家來的？」寶釵道：「這是人家仿的，給楨兒當玩意罷。他大了，見了這塊玉，也就知道那真玉的大譜了。」蘭香道：「奶奶今兒還沒到上房去麼？」寶釵道：「可不是麼，一起來，林之孝家的就拿了一大堆的帖子來，好容易才理完了，咱們一塊兒上去罷。」便同蘭香帶著楨哥兒和奶子、丫頭們同往王夫人處。

王夫人見了楨哥兒，著實歡喜，連忙抱過去引逗他，忽見他帶著玉，也不免詫異。寶釵將拾得假玉的話回明了。王夫人笑道：「楨兒本就像他爺爺，再帶上這玉，真和他爺爺小的時候一模一樣。」因又問道：「他們說蕙兒在闈裡遇著寶玉，真有這事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先在蘭兒房裡一起見著的，後來闈裡鬧鬼，蕙兒有點害怕，他老子還時常替他做伴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蕙兒怎麼不告訴我？我就不懂，寶玉輕易不肯家來，倒肯天天在舉場裡混，這是什麼道理？」寶釵道：「聽說是天上派他監督文場，可巧爺兒三個碰著了，蕙兒怕太太知道又要傷心，所以沒敢回。」王夫人歎道：「我也想開了，他不想著我，我還想他做什麼？」說著，眼圈兒又紅了。寶釵連忙打岔道：

「大嫂子這時候還沒上來，別是蘭哥兒媳婦添養了罷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昨兒晚上打發人去瞧他，還沒有發動的信，也許還得兩天哪。」一時瞧著楨哥兒，又說道：「家裡有了小孩子們，到底熱鬧得多。頭幾年蕙兒權兒都大了，見三丫頭帶了小哥兒小姐兒來，都覺得稀罕。如今有了樞兒，又有了楨兒，這回再添上一個，年底下可就熱鬧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們都是年輕輕的，往後一年一個添起來，幾年就夠了一桌，太太還要嫌鬧得慌呢。」

正說著，李紈上來，就給王夫人道喜，回道：「蘭兒媳婦添了一個姐兒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我和寶丫頭正說著呢。昨兒玉釧兒去瞧，還沒有信，怎麼添得這樣快？」李紈道：「這回真順當，只正經疼了兩陣，姥姥還沒有來，就落了草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

家好久沒得姑娘。雖是姑娘，比小子還要希罕。總算有造化的，才投到這裡來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姑娘怎麼不及呢？元妃娘娘享盡全福，不必說了，就是探丫頭還抵不過大半個兒子麼？」又向寶釵道：「咱們同去瞧瞧罷，也給你大嫂子幫幫忙。」李紈忙道：「今兒外頭可很冷，太太若去，得添件衣服，還是坐小轎子去罷。」寶釵忙叫玉釧兒吩咐預備轎子。少時預備齊了，又替王夫人披上紫貂斗篷，繡鳳攙著坐上轎，眾人圍隨著到稻香村去。此時姥姥已剪了臍帶，將姐兒包裹好了。王夫人看了一回，又問問梅氏，見梅氏大小平安，李紈又是照料慣了的，自可無庸多囑。只吩咐將生化湯、桂圓湯預備下，給梅氏吃；小孩子胎火重，多吃些三黃湯。一面和李紈寶釵說些閒話，坐了好一會，方回上房去。那天賈蘭從軍機下來，至政務公所吃午飯，又趕到都察院衙門，直到擦黑回來。知道梅氏得女，轉為合意，還做了一首得女的詩。

過兩天，便近洗三之日，薛姨媽、李嬸娘和邢岫煙、薛寶琴、李綺都來給王夫人、李紈道喜，只李紋因自己小月沒有來。

探春先至怡紅院尋寶釵，正遇著湘雲，三人談了一回，方同往李紈處。先和薛姨媽、李嬸娘見了禮，然後向李紈道賀。李紈道：「這也值得道喜麼？」探春道：「我昨兒得信，知道添了姐兒，也喜歡的了不得！咱們家雖興旺起來，我只愁閨閣風雅沒有人接得上。這就好了，等姐兒長大點，我來教他做詩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你是忙人，那有工夫教詩？若當先生，還是我合適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你頭一個徒弟是香菱，就教得不錯，如今只怕青出於藍了。」寶琴道：「雲姐姐，你知道麼？外頭新出了一部小書，是編造你的，說你在這裡教許多女門生，連蕙哥兒也是你教的呢。」湘雲笑道：「他們見我賴在這裡不回家去，必定有一種正經事，因此瞎捉摸出來的，那知道我想著教書，還有人要搶我的差事呢？」李紈道：「三姑奶奶，你給我們小孫女起個名字，借借你的福氣。」探春道：「咱們家老規矩，男女一樣排行的。只我們姐妹跟著元妃大姐姐排下來，沒按著那『玉』字旁，如今還該照著老規矩才是。」李紈道：「這話不錯，老一輩的姑太太，都是按著『文』字旁起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這是『木』字輩頭一個姑娘，又生在開梅花的時候，我替他取個單名『梅』字、別號『芳初』，也是百花頭上的意思，將來也許再出一位娘娘。」李紈道：「娘娘也不算什麼，四姑娘還不肯受封呢。只要像你，做一個品夫人就不錯。」寶釵等探春說完了話，便拉他看稻香村的房子。探春道：

「這房子我都看膩了，還看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並不是閒看。只因老爺打算退隱，要在西山蓋一所小園子，大致仿著這裡的結構，你看得多少間房子才夠住？」探春道：「照這幾間可不夠，雖說鄉居一切從簡，房子也不可太少。你想老爺既去，太太和周姨

娘也都得去，還得帶丫頭、婆子和小廝們，上下總得有四五十間房子。咱們有時去了，也得住下，少了那夠住呢？

只要多留些空地種花樹，再點綴些稻田菜圃，就有鄉居風趣了。

「寶釵道：「我也想到這裡，昨天叫蕙兒和清客們商量，先畫出個稿子來，等畫成了，咱們再斟酌罷。」探春道：「還得先買地呢，那地段總要有些天然風景，能夠就著山坡更好。」寶釵道：「地是有現成的，就在那玉笏山底下，老爺那年從學政任上回來，就買下的。」探春道：「這圖還得按著那塊地的形勢想法子佈置，方才合適。蕙兒若有空，最好同著清客們先去看看。」寶釵道：「你這回多住幾天，索性把那圖樣斟酌定了，也好回老爺的話。」探春道：「今兒可得回去，我家裡還有事呢。幾時那圖畫好了，你通知我，我就來。」那天接洽之後，賈蕙抽空約了一幫門客，到西山去看了一回，然後斟酌形勢，畫出圖稿。探春得了寶釵的信，便回來住下，將圖稿仔細看過。又邀惜春湘雲大家商議，改動了好幾回，方才定稿，呈與賈政，賈政只令留下細看。原來賈政宦情甚淡，那年蓋大觀園，見那稻香村的風景，便動了歸田之念。卻因年紀未到，又感激聖恩高厚，不敢遽言引退。如今官至尚書，年逾七十，兩孫俱已顯達，正是自己名成身退之時，因此預卜山居，決計告老。當下看定了園宅圖樣，一面推病請假，先請了十天假，十天滿了，又續了二十天，心想這回假滿，便可奏請開缺。

那天正在內書房做那請開缺的奏稿，剛寫了一半，林之孝戴著帽子，進來叩喜，回道：「報喜的來了，老爺調了戶部，還得協辦。」賈政沉默許久，方說道：「給他賞錢，打發他去，別嘮唆了。」林之孝見賈政升官，轉滋不悅，甚為詫異，只得答應「是，是」，即時退下。隨後李紈寶釵聽見此信，都上來給賈政、王夫人道喜。先至賈政處，賈政道：「人家估量我升了官必定高興，你們是知道的，我正要告退，這一來倒僵了。

若上折子請開缺，皇上一定不准。若再出去，那戶部全是管錢的事，我向來怕沾邊的，如何能辦的好？辦糟了，只怕要想告退都不能了。」李紈道：「老爺雖然年高，身子還硬朗，就到了戶部，也無非紙片上的事，沒什麼大不了的。再做個三兩年，想法子告退，也還不遲。」賈政道：「我要退也不是一天了，既不能替上頭做事，白占著位子，良心上更說不過去。」寶釵道：「上頭既有這番恩典，老爺若堅執告退，似乎不大合適。好在蓋那園子，也得三兩月的工夫，到那時候再斟酌罷。」正說著，人回吳尚書來拜，李紈寶釵忙迴避了，同往王夫人處。

賈政因在假中，便請吳尚書至內書房相見。一時家人們引他進來，送茶坐定，先問了賈政的病，又賀升調之喜，說道：

「政老是國家懿戚，與平常大臣不同。主上既如此倚重，縱有貴恙，也該力疾銷假，方是吾輩致身之義。」賈政道：「兄弟也是這們想。只是理財之事實在非我所長，若因循戀棧，貽誤國計，負罪更重了。」吳尚書道：「此時若如此上陳，也近於畏難引避。愚見還是到了衙門，先交過這個場面，將來相機進退，盡有餘地。」賈政知他是關切之言，心中十分感激，又談了好些話，方告辭而去。隨後賈蘭回來，說起早上召見軍機，辦完了事，皇上又單把他留下，問賈政病體好了沒有。賈蘭奏道：「尚未大癒。」皇上降旨：目下圖治方殷，正資老成宿望，即命傳諭賈政，早日力疾銷假，不可推辭。賈政沒法子，只可答應此次假滿，決不再續。

過了幾天，便入朝銷假謝恩。那天又蒙召見，備加慰勉。

賈政自陳迂拙，難勝戶部之任。皇上降旨道：「歷來管度支的，人人都要見長，他們一見長，百姓就吃苦了。朕此番用你，就取你這個『拙』字，好替國家多留點元氣。」賈政聽了，只有稱頌聖明，不敢再有他說。當時下來，即到戶部上任，又另定日期，至內閣翰林院上任。到了翰林院，由典簿引賈政先往土地祠，拜過韓文公，然後至大堂上正中坐了。學士、講讀、編檢、庶常，一班一班的見過，賈蕙也在學士班中。賈政對各翰林不免一番周旋，又因自己並非科舉出身，瞧著大家說道：「適從何來，遽集於此？未免增我慚愧。」一時傳為佳話。此時年關已近，賈政因戶部飯銀公費較厚，於分給族中年物之外，又酌量各人家計情形，提另幫助銀兩，族中莫不感激。

三十晚上，照例舉行宗祠春祭，代字輩是賈代儒、賈代佐、賈代修領頭，自「文」字輩賈敕起，至「木」字輩賈梲止，與祭的有六十餘人。賈權本是廕生，又中過舉人，也穿著公服隨同行禮。那些規矩禮節，悉如往年，無須細述。賈政候祭祀禮畢，面約闔族遠近長幼，於新年正月初十日，在榮國府榮桂堂春宴。

大家都道：「咱們自己人，何必多此一舉？」賈政只說有事商量，所以老一兩輩的都答應准到。新年上，賈蘭賈蕙退直下來，忙著拜年、團拜和來往宴會，趕碌了好幾日。過了人日，便抽空看著家人、小廝們將榮桂堂收拾佈置一番，好安排宴席。

那天申牌時分，闔族老老少少的陸續來到，賈政率同賈蘭賈蕙親自讓坐。先說些新

年吉祥的話，隨後賈政說道：「一向為公事忙碌，和各位太爺弟兄們都沒得時常親近。今天奉請，一來敦敘宗誼，二來因我年衰力絀，早晚就要告退歸田，想替咱們族中籌個持久之策。咱們自先代以來，在朝在野都是守定『忠孝』二字，但願父兄子弟們永守先訓、不墜家風，這就是我的餘望。」賈代儒道：「二老爺名成身退，固然是好事。但是我們世臣之家，受恩深重，還該盡力朝事。若朝局壞了，縱有綠野平泉，那容得你去安享呢？」賈敕道：「儒太爺說的不錯。古人把國家比做大廈，原要大家去支撐的，短了一根梁、一根柱，就站不住了。二哥還要三思。」賈政道：「我向來性情迂拙，辦那工部一條邊的事，還可勉強。如今調了戶部，自揣才力實在乾不下去。若果於朝事有益，就粉身碎骨也不敢辭，那是那麼回事呢？眼下外頭有個珍姪兒，朝裡也還有個蘭小子、蕙小子可以接得上去，只可讓他們報答罷。」代修道：「二老爺畢竟是老成宿望，只要坐在朝上，大家都有個宗仰，比他們小輩又不同了。況且聖眷正隆，也未必肯放你去。」賈政道：「我一時也還不走，只心裡如此決定，不能不和大家說說。此刻且談正經的事。」

說著，便從護書中取出一張單子，開的是維持闔族幾條辦法，遞給代儒、代修等同看。代儒看那第一條，是家學田租收項，每年提出三成，積攢下來，做族中子弟進學中舉的獎勵。

第二條，是族中年老家貧，或是孤寡無依的，都定出每年養贍費，由祭田收租盈餘項下支給。第三條，是族中貧寒子弟到家學讀書的，由學田項下酌給膏火，但以真心向學、實係赤貧者為限。第四條，是族中在京病故，其墳墓或乏人祭掃，或是貧寒無力，每年清明、中元，由宗祠派人去上祭培土。第五條，是由宗祠撥款，另設感化所，凡族中不肖子弟，由族長訓戒不悛，便收在感化所認真教導，並量其資質授以學藝。第六條，是修訂賈氏宗譜，每十年增修一次，公推族中老輩主辦，其費由宗祠田租撥用。

代儒細看了一遍，道：「這上頭件件都是該辦的，難得政老想得如此周到，我先替闔族感謝。」賈政道：「我是怕一個人的精神或許還有想不到的，所以要和大家商量。」代修道：「這就很周密了，我們一時也想不起，回去細想想，如果有見到的，再商議補上罷。」賈敕道：「這『感化所』用意就很深，眼前正用得著。廊子下的芸兒、後街的芹兒，都是不務正的，芸兒幸虧遇著好丈人，把他收了去。那芹兒更流落的不成樣，正該收在感化所管教管教。」賈蘭問道：「那芸兒的丈人是誰？」賈敕道：「就是這裡管事姓林的。」隨後大家又商量修譜之事，公推代儒主辦，又另推賈敕賈致二人幫他。賈政見諸事商議已定，便吩咐擺席。代儒代佐等坐了一席，「文」字輩以下，各依輩行、

年齒序坐。大家開懷暢飲，談談笑笑，直到定更方散。

此時李紈寶釵將年事忙過，便撿出西山別墅圖樣，發交管事的，傳給各木廠，開出做法、估定工價。賈政做工部堂司官多年，屢次承修陵工，待那些木廠向來寬厚，沒有一個不感激的，所以估得格外核實。當下說定，由兩家木廠承辦，一交雨水，天氣漸暖，便即開工。交了清明，又命管事們傳知花匠，趕著佈置花樹，按園中指定栽樹之處，分別栽種。京師花匠另有絕技，就是幾丈高的樹，也能移種包活。除掉栽種雛嫩花樹外，也補種了一百多棵的大樹，一面由山子匠佈置假山，全用的舊太湖石。賈蘭賈蕙每日都要入直，實在沒空，只可托了賈薔賈藍二人時常到那裡監工。賈政公餘之暇，也偶然坐個小車出去看視。他自從調任戶部，也有兩個多月，雖不長於綜核，卻還虛心。那左侍郎劉師晏，由本部司員出身，倒是個理財老手。賈政一切事推他當家，又和他商議、整頓了好些事，如革除庫丁積弊，嚴定核銷期限，以及豁除火耗，禁絕外銷，都是賈政任內奏准的。

那一天從戶部衙門回來，李紈正在王夫人處，說起楊學士因要告終養回南，催著把權哥兒的喜事趁他在京辦了，以免將來送親費事。王夫人也想看著重孫子媳婦娶進了門，然後再搬到西山別墅，聽見此言，甚為合意。卻因權哥兒會試在即，又想榜後再定喜期，倘或中了，再辦一回「玉堂歸娶」豈不有趣？賈政道：「你想先替權兒完婚也是正理，至於『玉堂歸娶』，別人家看著希罕，咱們家蘭兒蕙兒都是這樣的，再照樣來一回也沒多大意思。我不久就要告退，還是趁早辦了為是。」王夫人告訴李紈，命賈蘭與楊學士接洽，只在二月內定期。隨後擇定了二月十六，回明賈政。賈政吩咐一切從簡，概不驚動親友，賈蘭只可遵命。究竟他們祖孫現居顯要，此等婚嫁大禮，如何瞞得人住？喜期前幾天，送禮的便絡繹不絕。當天，世爵貴官和王妃、誥命等送禮道喜的，越發多了，不免也要傳戲備席，分頭款待，比往回更見趕碌。所喜楊氏出自詩禮名門，端麗賢淑，自王夫人以下皆十分滿意。

賈政見家事粗了，一到閏二月，連請了兩次十天的假，緊跟著便奏請開缺，並密保劉侍郎自代。皇上優詔不許，只賞假一個月，派劉師晏暫署戶部尚書之缺。在上頭也算是格外體恤，無奈賈政退志堅決，趕著又做了一道剴切奏疏，縷述下情，再申前請。皇上傳諭軍機，仍舊擬旨慰留。還虧賈蘭再三碰頭懇求，這才另下旨意：「協辦大學士、戶部尚書賈政，再疏瀝辭，情詞懇切，加恩賞給太子太傅銜，准其致仕，並賞食全俸。伊曾孫舉人賈權，著賞給貢士，准其一體殿試，以示優眷。」這道旨意下來，舉朝臣工見賈政名成身退，莫不羨慕。賈赦卻覺得聖眷如此，堅決乞休，未免近於迂執。

次日，賈政專折謝恩。又另折懇辭恩澤侯世爵，奉旨著賈蕙兼襲。榮寧街上那些人家，見賈府門前，連日都有報喜的吵嚷，說道：「到底他們府裡是娘娘的娘家，娘娘雖過去了，皇上還有些偏心。」又有人說道：「他們家四姑娘，皇上要封他娘娘還不願意，若是別人家，巴望還巴望不到呢。」

賈蕙入朝謝恩，皇上又單另召見，先問賈政的病狀，又問到從前冊封越裳之事，面加獎勉。原來賈蕙那回在越裳拒絕權臣，力尊國體。海外藩邦，如緬甸、南掌、波斯、真臘諸國聞知其事，無不仰望豐彩。凡有藩邦使臣來朝的，都要問賈天使多大年紀，如今做的什麼官，所以皇上十分在意。那天召對的時刻很久，朝中各大臣揣度上意，都估量賈蕙早晚就要大用的。

果然不多幾時，便超升了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，管理四譯館事務，其中也有為事擇人之意。

過了王夫人的散生日，賈政便擬搬往西山別墅居住，親自同王夫人去看了兩回。正值春光明媚，園花半開，那房子佈置不疏不密，剛好合住。王夫人自甚歡喜，只賈政尚覺得未免奢費。那天回來，即揀定了遷移吉期，眼看日子漸近，李紈寶釵同至王夫人處，請示帶那些人去。王夫人道：「到鄉下去住，還用那些排場麼？我想只帶玉釧兒、繡鸞、繡鳳幾個貼身丫頭，此外再帶幾個老婆子做做粗事，也儘夠了。」李紈道：「周姨娘呢？」王夫人道：「他橫豎就是那兩個丫頭，讓他帶去就完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到那裡，廚房是要用的，大廚房人太多，家裡也放不下。太太看柳嫂子那人怎麼樣？若是把他帶了去，預備上下二三十人的飯食，一定辦得了，比外來的廚子究竟好一點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也想帶他去，也還得兩三個幫手，蒸蒸飯、送送菜，都要人的。」李紈道：「他這裡手下原有兩個婆子，叫他們跟了去，也不用提另找人了。」寶釵道：「老爺用的幾個小廝，那個得用，我們不大知道。請老爺挑定了，吩咐下去，好叫他們預備。」賈政道：「我昨兒說給林之孝了。」正說著，廊外丫頭們回道：「三姑奶奶來了。」不知探春來此又有何事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